

秋水軒尺牘

卷三

言文對照
分類詳註
秋水軒尺牘卷三

山陰許思湄葭村著

杭縣黃頭軒詳

第五類下 自述

與陳笠山

雙鯉迢迢不通音問者數月矣。蒲節後為上谷吳太守相邀。下車造寓。始知駕已南行。未由一陳衷曲。悵快何似。頃晤吳六兄。得聞近狀。足下以投効之餘閒。作賓僚之領袖。樊川名重。定借十年。宗慤風長。行看萬里。此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遠途懷望。慰藉良深。僕自七小兒痘瘍之後。大兒八女九女均因出花而夭。四十日內喪亡相繼。廿四年遂飛萍蕩。而以貧也。非病所自慰者。膝前五一塊肉耳。不期疾雨傾巢。竟無完卵。欲留則門鮮六五尺。欲歸則田乏十雙。而內人思子情殷。病從心起。更無可解之術。每於燈昏漏轉時。覺人生泡幻。百念俱灰。早不如披髮入山。得以萬緣都淨也。此來迫於諸累相纏。又重以大府諄命。強病治牘。忍淚看人。大非本懷所願。幸居停推誠相與。姑為片席之安。惟是兩鬢添絲。一身如葉。風塵牛馬。究竟何為。若金閭有硯可耕。誓不作燕市飄零之客。此非徒以杏花春雨。風物堪懷。寶圖地近鄉園。俾老病荆妻。得與愛女往還歡聚。或可解其隱痛耳。推之挽之。是所賴於知己。福言潘君。在僕處勸理匝月。是亦鐵中錚錚者。足下羅而致之。益足增其聲價。挑燈共話時。細詢鄙狀。其謂我尚有生人趣耶。

(一)雙鯉。見第一類與王。 (二)上谷。即今直隸。 (三)樊川。即杜牧之字。唐。 (四)宗慈。字元幹。南北朝人。 (五)宗慈少時。叔問。一塊肉。喻一子也。楊
滄亭題第十二條注。 (六)保定府別名。 (七)人。著有樊川文集。 (八)其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見宋史。 (九)太后聞帝罵死。哭曰。我
忍死至此者。正為趙氏一。 (十)五尺。謂童子也。 (十一)孝審陳。十雙。謂四十畝也。 (十二)池幻。即水池也。 (十三)金剛經。 (十四)風塵。牛馬。謂勞苦也。 (十五)金剛
塊肉耳。今無望矣。見宋史。 (十六)情表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十七)田以四畝為一雙。 (十八)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十九)史記。太史公。牛馬走。 (二十)金剛
州。燕平聲。燕市。杏花春雨。指江蘇省而言。 (二十一)虞集。錦鐘。即打鐵之聲
也。 (二十二)即今直隸省。 (二十三)詞。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 (二十四)音。喻人品之佳也。

你住的地方很遠。所以音信不通。已有好幾個月了。自從五月端午節以後。被保定地方。有一個姓吳的知府官。邀我過去。我纔走下車
子。就到你那邊去。纔知道你已回南邊。不能談談心事。那一種惆悵的意思。你看怎樣呢。現在會見吳六兒。纔能談到你近時的情
節。你拿候補餘空的工夫。做那些幕友。的頭腦。好比杜牧很有重望。必定要幫助十年。又好比宗慈。得着長風。就可以走到萬里。在你發達
得很。這是大丈夫在得意的時候。所做的事情呢。我在遠的地方望你。心裏就安慰了。我自從第七個兒子出痘死去以後。還有大兒子
和第八第九個女兒。都為那出天花而死。只有四十天的時候。接連連的死亡。而且時常求跑來。西跑去。到如今已有二十四年。從前以
為家境很窮。不是身體有病。心裏所可自慰的。就在膝下的一個兒子呢。那知道下了很快的大雨。竟把巢窠沖破。已沒有一個完全的
蛋。要想留在北地。既沒有五尺長的孩童。要想回到南方。又沒有四十畝的田地。再加我的老婆。為了思想兒子的原故。毛病已從心裏出
來。也沒有可以解脫的法子。我每在燈暗夜深的時候。細細一想。覺得人在世上。和空的水池一般。百種的思想。都已灰心。還不如從早
披了頭髮。到山上去修道。就能脫舍去萬種事情。那更清淨了。此番到這裏來。為了許多事情。拖累。又加了知府官的命令。再三叫我進
衙門去。在我帶了毛病辦事。恐了眼淚看人。本不是我心裏情願來的。幸虧東家拿看好心待我。只得在這地方暫住。但是兩邊的鬚髮。和
白的絲一般。一人的身體和飄的葉一般。在世上做牛做馬。究竟為了什麼東西。如果蘇州地方。有一個可放筆硯的位置。我就決計不
在直隸省裏。做那飄飄零零的客人。這不是為了江蘇地方很好。有杏花春雨的美景。可以賞心。實在因為近着家鄉。那多病的老婆。就可
和嫁出的女兒。時常來往。大家相聚在一塊兒。或能解去他的悲痛呢。至於介紹那一層意思。是要靠住你這個知己朋友。潘福
言先生。在我這裏幫辦事情。已有一個月。這人品行很好。好比鐵裏有錚錚的聲音。在你如果能費用他。他的聲價。越發抬高起來。你和他
挑燈談話的時候。細細問起我的情形。在你可講我有活人的樂趣麼。

復宋柱川納妾

津瀛一衣帶水耳。坐令三秋風月。半入孤衾。桃葉迎來。柳何濡滯。弟勉置一姬。絕不當意。以故

宵食雖抱。尚為太璞之完。晚稼有收。還擬別尋嘉種也。

(一) 津瀛即今直。衣帶水。言路之甚近也。
(二) 古詩。盈盈衣帶水。
(三) 桃葉。妾名。王獻之。晉人。有。滯滯。即遲緩之意。孟子公孫。食。被也。詩。經。小星。為。太。之玉也。

木雕琢

○天津和瀛州地方。只隔得一條水路。竟把九月裏很好的風月。只有一半照進冷清清的被裏。從前聽你講要娶小老婆。為什麼如今還不去娶。竟是這樣遲緩呢。○在我勉力娶了一個小老婆。心裏很不中意。雖則同在一牀去睡。這女子還是完全的身體。好比沒有雕過的璞玉一般。將來要應晚年得子。還要娶別的小老婆。得一個好的種性。那就好了。

與原任清河道吳

去夏趨送行。麾。彈指流光。倏邇一載。曾與小同先生公函布候。而相睽既遠。相念益深。幸於二世兄處。時悉起居安泰。下懷藉以少慰。閣下才猷幹濟。超軼一時。自車騎東行。大府情殷念舊。無時不深眷注。蓋入而油幕襄勤。出而繡衣佐治。如閣下之練達。有為。足以倚任者。實難其選。安得不念茲耶。錢贖一事。聞由原籍楚省辦理。宅報自詳。頗未。燕中僚友。無不翹首拭目。盼切元旋。若謂受知獨深。更不啻望雲霓於大旱矣。要知豐城寶劍。晦無不彰。合浦明珠。去猶得返。其理有斷斷不爽者。客邸秋風。眠食諸祈。自愛。湄兩載鈴轅。勉操不律。而迂拘心性。尤在大府垂鑒之中。少得安其傭當。陳百泉先生。時通音問。安適如常。秋蘭機有可乘。擬即為其陳請。此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意蓋為閣下開其先路也。

(一) 油帳即幕府也。韓李聯句。繡衣即御史也。○漢武帝定制。侍御史有。錢贖。以財。○楚。即湖南。燕。即今。元旋。謂以後吉祥也。
(二) 從我古云樂。談笑青油幕。
(三) 繡衣直指。出討姦滑治大獄。見前漢書。
(四) 贖罪也。
(五) 湖北兩省。
(六) 直隸省。
(七) 易經。其旋元吉。

(七) 甕。虹也。○孟子若。豐城地名。○雷煥為豐城令。得寶劍。一自佩。一送張華。張華曰。此干將也。莫邪何為不立。雖然。合浦珠。見第五類。

(八) 鈴。輶即鈴閣。見第三類。質狀不律。即常山地名。○孫子。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

條注。小同六十壽題第八條注。筆也。○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

去年夏天時候。走送你的行旌。計算別後的光陰。已經過了一年多。從前和同先生同寫一封公信來候你。但是地方既隔得很遠。心裏就想得很深。幸虧在你的第二個兒子那邊。時常打聽。纔知道你身體平安。我的懷想。那就稍慰了。○你的才學。既好。謀略又好。正可以蓋過一時。自從你的車駕。向東面走去。上司記念老朋友。時刻放在心裏。因為你進來。你做了大幕。就去辦公事。出去做了御史。就能平治地方。照你很有閱歷。很有能為的人。可以靠得任的。實在不容易得到。上司怎樣可以不常常記念你呢。○拿錢贖罪。那是一件事情。聽說在湖南家鄉地方。辦理你的家信。上面自然詳細的。通知你。直隸地方的朋友。沒有不抬起頭。頭來。指起眼睛來。望你好好的回去。在我受你的優待。越發深切。我的望你好。比大早的時候。大家盼望雲霓一般。○總之。豐城地方的寶劍。等到雷煥死去。劍就跳到大河。合浦地方的明珠。等到孟嘗過來。珠就回到原處。這是一定的道理。有斷斷不錯的。如今你在客路。秋風實在很涼。望你睡著吃着。都要自己保重。纔好。○我在衙門裏面。已有兩年。勉力辦那筆墨的事情。脾氣又是拘謹。得很。東家越發知道。我所以能設謀一口飯吃。○至於陳百泉先生。時常有信來往。身體照舊平安。秋蘭兄一方面。還有可望的機會。我正想替他設法。這個大勢。好比常山地方的蛇。拿頭一敲。尾已就動起來。我的意思。原是想你開一條出路呢。

再答馮璞山無錢納妾

相馬者必於冀北。滿擬執策而來。與伯樂為空羣之顧。其如市駿有心。而臺上黃金。猝難應手。且值敗興事。以故中止。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續。殆天之不欲有後于予也。臨池作答。不禁獻

歎。

一

冀北。古時出馬之處也。韓愈送溫處。策。即馬。市駿。見第二類。復沈。臺。即黃金臺。燕昭王好士。築臺以禮天下士。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鞭也。孟春題第十條注。之賢人。置千金於其上。名黃金臺。見戰國策。

而且又遇到敗興致的事情。所以這一件事。就作罷了。○已往的事情。固不必講他。未來的事情。恐難繼續做去。真是天不要給我後

代了。臨寫回信的時候。實在感歎得很。

第六類 羨慕

與王滄亭

癸秋獲親芝宇。適有平舒之行。匆匆賦別。旋投尺素於清豐暮次。得陳煒光札。乃知抱恙南返。心竊繫之。頃晤曹君養安。道文旆由邗江而之山左。平山風月。與齊向鶯花。自必盡收吟篋。而出于於於吳匣。售太璞於荆山。尤可為兄操券也。弟去國八年。萍踪遠託。白雲親舍。魂夢為勞。祇以難助。糜人。遽難割棄。惟有日誦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之句已耳。

芝 芝字。見第三類復謝。平舒。即今直隸京。尺素。見第一類與周。清豐。即今直隸。邗江。即今江蘇。山左。即今山東。平山。即揚州之平山。齊。即山東省。干將。古太璞。玉之。白雲親舍。思父母也。秋仁傑。唐人為井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難助。物之無味者。楊修曰。向即北京。時賢劉名。未雕者。陽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告左右曰。吾親舍其下。見唐書。難助。舍之無味。棄之可惜。詳

見三。明月二句。國志。本李白詩。

癸未那一年秋天。親見你和紫芝一樣的眉宇。不料我要到平舒縣去。就和你匆匆的分別。隨後在清豐縣衙門裏。接到陳煒光的信。纔知道你有毛病。已經回南邊去。我的心裏。正是想着你的。現在會見徐養安先生。據說你的車駕。又從江都地方。到山東地方去了。但是江都有一個平山堂。景致本好得很。平山的風月。和那山東北京的鶯花。在你想必有盡都可做你的詩料。好比寶劍從匣裏跳出來。璞玉在山上賣出去。這是我可以替你料定。和那拿着證據。取那東西一般。我離家裏。已有八年。地方走得很遠。看見天上的白雲。就想着父母所住的屋宇。雖則在做夢時候。也是勞苦得很。祇因為像那難助無味的館地。被他牽住。一時就難辭去。只有天天誦李白所做的。抬頭去看明月。低頭去想家鄉。那兩句詩罷了。

與陳菱舟

月夜水竹人賞
卷三
羨慕類

不通尺素者匪歲。後此於一齋書內附致拳拳。嗣令叔往返會川。備審近狀。並得與令弟盤桓數日。既叨竹林之雅。復親棣萼之輝。緣締三生。人逢千里。是亦友生所難得者矣。弟挾策而來。初不作久安之計。近看世路。折節風稀。王前士前。持之有定。彼亦望而自卻。因姑與之周旋。非以強項公作耐久朋也。

匪歲

(一) 匪歲即拳拳奉持貌。中庸則會川即今直竹林地名。稱其叔姪皆賢也。阮籍字嗣宗叔也。棣即棠棣木名。喻兄弟也。一年也。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隸靜海縣名。既威字仲容姪也。同為竹林七賢之一。見晉書。詩經棠棣之華。鄂不韡韡。

三生

即三世也。圓澤詩三生。友生即友人也。詩經伐玉前士前。謂先來見也。顏闢封齊宣王。強項謂堅強不屈也。董宣

石上舊精魂。弄月吟風不要論。木篇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曰獨前為慕勢。王前為趙士。見戰國策。強項謂堅強不屈也。董宣

宣務殺之上。令謝公主董宣不耐久朋。即久交之友也。魏元周與裴允。上曰強項令出。詳見復漢書。交締交始終不變時稱耐久朋。見唐書。

不通音信。已有一年。後來在沈一齋信裏附寫幾句。說明記念得很。以後你的叔父在會川地方。常來常往。我就一概知道。你近時的情形。而且又和你的弟弟。游玩了數天。好像竹林裏有七個賢。叔姪既和我訂交。讀棠棣那一篇詩。兄弟又和我相見。三生有了緣分。千里會着故人。這也算得朋友裏面所不容易得着的。我有別的計策。到這裏來。原不存長長久久的思想。看到近來世界上的人。能發虛心看得人起的。實在少得。很好。比一邊要王先去見。一邊要士先去見。都是自己拿定主意。如今他也見了我。退讓起來。我姑且和他交接過去。並不是為了強項的主人。從此做久交的朋友呢。

與徐養安

聞足下之名久矣。平時相慕切而相遇終疏。不意清和之首。得於會城客邸過之。伏見大兄春雲意氣。秋月丰裁。不啻雞鶩羣中。矯然一鶴。益令人心折無似。旋以蒲輪通館。分手匆匆。而弟自重午歸來。日與管城子共晨夕。勞狀可概想見。足下目無全牛。奏刀立解。當此輕衫團扇。一榻清閑。知不與笨伯同其役役也。

清和即四月也。○司馬光詩。四月(一)春雲喻意氣之和平也。(二)鳩燕一鶴見第二類與。(三)蒲輪安車也。以蒲裹之。管城子筆也。○秦始皇

管城子見薛(四)目無全牛喻人辦事不難也。○庖下解牛(五)榻即卧林也。○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

愈毛賴傳(六)固未嘗見全牛秦刀莫不中肯見莊子(七)惟徐鉉等持說一榻去則惡之見後漢書

我聽見你的大名已很久了。平日愛慕你。雖則深切。但是會見你的時候。究竟少得很。那知道四月初上。竟在省會地方的客寓裏。居然

會見你。我看你心氣很和平。好比春天的雲一般。風度又漂亮。好比秋天的月亮一般。竟像一隊難鴨裏面。高高的立了一隻仙鶴。越發

叫我們心裏佩服你。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比的。○隨後你坐了車子到衙門裏去。就匆匆忙忙的分別。我從五月端午那一天回來。從此以後

天天拿了一枝筆。辦理公文。從早晨到晚間。沒有閒空的時候。那一種勞苦的樣子。可想而知了。○你的本領很大。沒有難辦的事情。好像

庖丁解牛。立刻可以解開。你在這時候。看了輕的單衫。拿圓的扇子。睡在一張榻上。正是清閒得很。不像那愚笨的人。一天忙到晚的。

與孫香度

容臚封篆。記與足下把酒言歡。今春返自都門。又翦西窗之燭。流光如駛。瞬息一年。翹首江雲。企懷莫似。每致一齋書。必承垂詢。深感注存。乃以筆耒為傭。冗懶相半。遂致南鴻嗶嗶。一紙未伸。歉甚。歎甚。足下安硯濮陽。噪聲油幄。行見大江南北。譽美紅蕖。更喜地近鄉園。又與菱舟一方共事。福人福地。何造物之位置獨厚也。弟今歲晉省者三。晉郡者六。因人成事。何敢言勞。詎秋間母病子殤。事多拂逆。急擬治裝南返。而空囊羞澀。素手難歸。昨得家報。知老母安全。是以聽罷子規。又停征棹。然而白頭有老。黃口無兒。千里鄉雲。倍增縷縷矣。春初所失。追如其數。黃鶴去而復返。知我貧也。承念附及。不備不莊。

西窗翦燭。謂夜談也。○李商隱詩。何(一)江雲。思故人也。○杜甫詩。嗶嗶鴻雁聲。(二)濮陽地名。在今江(三)油幄。即幕府也。○幹李聯句。

當天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四)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喻書信也。(五)蘇銅山縣西北。從我古云樂。誤笑青油幕。

紅舉。即蓮花。見第一類。空囊。言衣袋中無錢也。○既字。晉人持一囊游會稽。客。空。○子規。即杜鵑。鳥名。○黃口。小。○黃鶴。復返。喻復陳凝之題第八條注。○問囊中何物。阮孚曰。但有一錢看囊。恐其為羞。溫耳。○也。○有不如歸去之喚。○兒也。○物之失而復得也。○雀類詩。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去年十二月封印的時候。我記得和你喝酒。大家快樂得很。今年春天。從那京城裏回來。又和你燒了蠟燭。連夜談天。但是光陰和跑馬一般。只有轉眼的時間。又是一年過去。抬頭去看江東地方的雲。我就想着你。也沒有別的東西可比的。○你每寄沈一齋的信。必定蒙你問起我。我很感激你的厚情。但是為了拿筆去代種田。靠住別人吃飯。一半是事情煩雜。一半是脾氣懶惰。竟聽那鴻雁喊的聲音。沒有寫一封信寄給你。心裏抱歉得很。心裏抱歉得很。你如今在濮陽地方就館。青油幕裏。很有大名。將來長江一帶。那些南北兩處地方。都講你這位幕友很好。還有可喜歡的。因為這地方和家鄉相近。又能和陳菱舟同在一塊辦事。福人住在福地。為什麼天給你的位置。有這樣很厚呢。○我今年到省城裏去過三次。到府城裏去過六次。靠別人成就事情。怎樣敢講勞苦。那知道秋天時候。母親病了。兒子死了。做事都不順手。急想料理行裝。回到南邊。但是衣袋裏沒有銀錢。空手怎樣回去。○昨天接到家信。纔知道母親的毛病已好。所以聽完了杜鵑叫的聲音。又不想回家去。船就不開行了。但是上面有白頭的老母。下面沒有黃口的小兒。千里外和浮雲一般的人。談起家裏的事情。越發細細的講不完了。○春天所遺失的東西。已經照數追到。好比黃鶴去了。又來。因為知道我貧苦的原故。蒙你記念。所以帶寫一白話語。也是說不完書法。又是不恭敬。

與沈一齋

在省晤令舅時。道及足下華居已定。頃知漪園春亦將到。綠楊分作兩家春。從此不慮孤立矣。

綠楊一白。本白居易詩。

我在省城裏面。會見你的舅父。據說你所住的房子。已經租定。現在又知道沈漪園的家眷。也快到了。○白居易有一白詩。道綠的楊柳。樹裏分做兩家的春光。你如今和漪園同住在一間房子裏。從今以後。就不怕冷清清了。

復邵南湖

巧月得手書。乃六月初二日發者。詢之典籤。始知夾入故紙中。已非一日。雖遲之入久。猶幸其

不作洪喬也。六凡品純學粹。當道傾心。自應有此遭際。而賓榻有紅葉之艷。朋簪聯舊雨之歡。此又瀕海故人。所聞而欽羨者也。日來一雨成秋。客緒自多佳勝。弟置身荒僻。伏櫪如常。前月幸舉一丁。差強人意耳。

〔一〕典義即公署中掌管文卷之吏也。〔高〕洪喬。見第一類解馮。〔三〕賓榻即徐榻。見本類與。〔四〕紅葉。見第一類復暉。〔五〕朋簪。謂友人信。〔六〕舊雨。喻故人也。〔杜甫詩〕。〔七〕櫪。即馬房也。〔魏武帝〕。舉一丁。即。朋盡。〔序〕舊雨來。今雨不來。〔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生一子也〕。

七月裏的時候。接到你的來信。是你在六月初二那一天所寄的。我那時掌管收信的人。纔知道謬放在舊紙堆裏。已經有好多天。雖則日子隔得很久。還幸虧沒有般洪喬。拿信丟在水裏呢。○你的弟行純正學問。又是精深。那些做官的人。大家都佩服你。應該有這極好的位置。一張牀榻坐下去。好像有紅艷的蓮花。許多同事聚攏來。好比是舊時的朋友。這又足足在海邊的故人。聽到這個信息。要求卷你的。○這幾天以來。下了一陣雨。隨即變做秋天。在外做客人的心緒。必定有快樂的事情。我是住在很荒僻的地方。好比老馬鞍在一間馬房裏。照從前沒有兩樣。幸虧前月生了一個兒子。還算得慰我的心意了。

復陳凝之

去冬攜硯入首。久不通尺素於左右。望日得所惠書。感承存注。轉益歉懷。令弟閱歷有年。正可及鋒而試。招之使往。不特紅開王儉之帷。亦且綠暖姜肱之被。從此停雲在望。令人遠企二難。倍殷馳溯矣。弟以眷累。頗形襟肘。閏六月間。內人幸舉一子。他日翦燈促膝時。或能攜梨棗而牽長者之裾。當亦同為欣慰者耳。

〔一〕鋒。即刀鋒。及鋒而試。〔王儉之帷。來。看第一類〕。姜肱。後漢人。與仲海李江。俱以孝行稱。〔四〕停雲。思友人也。〔陶潛有停雲〕。二難。謂。猶言即時大用也。〔復陳凝之題第八條注〕。兄弟極友愛。作一被以同卧。見後漢書。〔詩〕。其詩曰。露霑停雲。濛濛時雨。〔兄弟也〕。

○陳元方與弟季方。皆有令名。其父曰。肘。即臂之彎處也。○曾子居於衛。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詳見後漢書。○十年不製衣。捉襟而肘見。見莊子。

去年帶了硯瓦。到有城裏去。許久沒有寫一封信給你。等到十五那一天。接到你的來信。承你記念得很。越發使我心裏抱歉了。你的弟弟在外面辦事多年。很有經驗。正可趁這鋒銜用出去。在你何妨叫他同到衙門裏去。不但實主兩方面都好。好比住在王儉的幕中。而且兄弟兩個人同居。好比睡在姜肱的被裏。從此我們看到天上的雲。越發叫朋友們羨慕你們兄弟。竟像元方和季方。做了難兄難弟。想得很利害呢。○我因為家裏拖累。所以境過很苦。時已流露出來。到那閏六月的時候。我的老婆。虧生下一個兒子。以後你到我家裏來。我和你挑了燈火。握了腳膝。在這時候談談心事。這小孩子。如果能拿着着繫子來。送你長者的衣襟。那就可以大家歡喜了。

復陳憲章

九十春光。轉眼綠肥紅瘦。素心人遠。良會何時。足下重到樂城。駕輕就熟。惟試青萍於寸鐵。未免用違其長。弟伏櫪如故。而當此半城花雨。孤館無聊。聽好鳥於枝頭。殊覺懷人之滋切耳。

一

綠指葉言。紅指花言。謂春老而花將殘也。素心人。即心地光明之人也。陶潛詩。聞多素心人。樂與其長。直隸獻縣。劍名。鄧南湖第七條注。喻朋友也。

○朱子讀書樂好

高枝頭亦朋友

九十天的春光。已經過去。只須一轉眼的時候。綠的葉子肥起來。紅的花朵瘦起來。花事將經了結。好朋友住得很遠。究竟在什麼時候。可以會見。○你如今再進樂城縣的衙門。這樂城是你辦過公事的地方。情形很是熟悉。但是你拿了很好的寶劍。在一寸鐵上。小試起來。未免用不着你的大才具。○我是和老馬一般。躲在一間馬房裏。依然照舊。這時候落下來。的花和吹過來的雨。大半都在簾前。覺得我在冷清清的書房裏。實在沒有興致。聽到枝頭的好鳥。越發發我想着朋友了。

復胡商彝

物價前已致明。何又我寄。是區區者而必償。不亦過乎。足下返首有日。秋風半舫。清景宜人。欣羨私衷。不僅在調琴弄瑟間也。

琴瑟皆樂器。喻夫婦也。詩
經。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買東西的價錢。從前已經和你講明。為什麼又拿我錢寄來。這一點點的數目。還要寄給我。在你不是太過麼。你回到省城裏去。想必定了日子。坐在船裏。看到秋天的風景。實在清爽得很。使你就可快樂起來。在我羨慕你的私心。不是專為你和老婆親睦。在彈琴鼓瑟的中間呢。

復劉少白

交同傾蓋。誼切投膠。雖一面之微緣。亦三生之厚幸。正懷落月。忽捧朵雲。伏稔足下福萃琴樽。興酣歌嘯。紅蓮十丈。春生徐穉之林。綠水一奩。清映庾郎之榻。每欽欽其在抱。用惓惓以摠懷。弟自愧疏庸。猥承摯愛。陳元龍之雅量。湖海同涵。孔文舉之高情。交遊徧及。他山在望。正藉磨龍帶水。遽分乍形間阻。馬將嘶而已懶。鶯欲別而頻喚。今朝消盡離魂。愁看旗亭之柳。他日寄將遠意。幸來驛路之梅。

傾蓋見第四類。鄭羊田代。投膠。喻交誼之堅也。雷義與陳重訂交時。三生。見本類與陳。落月。見第一類與。朵雲。見第一類。友誼事。題下篇第六條注。謗云。膠漆雖謂堅。不如陳與雷。見後漢書。交舟。題第六條注。周又唐題第四條。類復沈少堂。題第十。蓮。即蓮花。韓愈詩。太華峰。徐穉。見本類與徐。庾郎。即庾景行。見第一類。元龍。即陳登之字。三國時人。劉備與許汜。條注。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養安題第七條注。復陳疑之題第八條注。論天下人物。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詳見三。文舉。即孔融之字。三國時人。他山。喻朋友也。詩經。帶水。言一水之隔也。銷魂。言不忍別也。江海別。旗亭。送別之處。國志。為北海太守。喜接天下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相看轉傷心。賦。黯然銷魂者別而已矣。諸先生曰。臣為郎。與方士會旗亭下。見驛路梅。見第二類與。李喜文選。張衡西京賦注。李月潭題第一條注。

結交的日子很短。好比孔子和程子初見。頓着車蓋一般。投契的意思很多。好比雷義和陳仲訂交。堅同膠漆一般。雖則有一面的因緣。實在是三生的幸事。正在明月將落的時候。忽接朵雲相像的音書。就知道你的福氣很好。時常彈彈琴。喝喝酒。你的興致又高。正可做

做詩。唱曲。這位置就叫蓮幕。你好像徐孺子。陳蕃也備一牀。那館地就是容池。你好比庾景行。王儉也留一榻。每每想到你的本領。常常挂着我的心思。我自愧沒有才華。倒反蒙你契愛。你有陳登的大度。海海照樣淵深。你有孔融的交情。朋友時常滿座。幸虧他山有助。替我幫忙。可惜水路分開。和你少會。○將要啼的馬好像已懶啼了。要分別的鶯好像時常叫了。今天黯黯的銷魂。不恐有旗亭的楊柳。將來遠遠的寄信。很望有驛路的梅花。

問狄小同生子否

夏初尺素往返。繼以公私魚鹿。賤候多疏。翹首梁園。時深依結。前得衣雲信。道自足。下抵豫後。親族望風而至。幾於溢平原之座。而盈姜氏之牀。固知推轂解囊。素非所靳。亦未免應接不暇矣。弟依人之况。無足告語。大抵主情似水。客興如秋。交以淡成。各行其素而已。入冬後。賤體時復多病。而求珠有願。種玉無田。嗣息之謀。尚在虛左。念自飢驅浪走。忽忽已將卅載。比來百事乖違。悉等雲翻水逝。無可再挽。祇增感嘆耳。聞閨內側席求賢。定已抱衾有美。未識夢蘭有兆否。念念。

(一) 魚鹿。謂事。 (二) 梁園。在今河南歸德府城東。漢時梁孝王。 (三) 豫。即今平原。即趙勝。統平原君。 (四) 姜氏。見本類復陳。 (五) 較。是車輪中心之

也。 (六) 煩雜也。 (七) 王莽。後人即以莽園為河南有別名。 (八) 河南省。 (九) 禮賢下士。至者數千人。 (十) 疑之。題第三條注。 (十一) 橫木推較。喻為人

(十二) 解囊。謂以財。種玉。見第五類賀方伯陞。 (十三) 虛左。謂空其位以待之也。 (十四) 閨內。尊稱他。 (十五) 衾。被也。 (十六) 詩經。 (十七) 夢蘭。見第二類與巽

(十八) 物助人也。 (十九) 雲南藩臺題第一條注。 (二十) 位以待之也。 (二十一) 人之妻也。 (二十二) 肅宵。征抱衾與稠。 (二十三) 未齊。題第一條注。

四月裏的時候。我和你有信來往。到後來公事和私事。夾雜在一塊兒。實在忙碌得很。所以音信少通。抬頭望着河南地方。心裏很記念你。○從前接到衣雲的信。據說你從到了河南地方以後。你的親戚和宗族。大家都到你那邊來。那些客座。差不多坐不下去。那些卧床。好像

是睡得很滿。我原知道你能替人薦位置。能給人用銀錢。向來不肯吝惜。但人數太多。未免應酬來不及了。○在我靠人辦事的景况。也沒有好處。可告訴你。照大勢說來。主人的情意。和水一樣清淡。在我的興和秋天一樣蕭條。總之。交情必須冷淡。纔可成功。各人盡各人的心罷了。○交連冬天以後。我的身體。時常有病。要想生一個兒子。還未娶一個小老婆。所以生子那一件事情。好比留了空的位置等。

待他呢。○回想到從前出門謀食。不覺匆匆的已有卅年。自從這幾年以來。凡百事情。都不順手。竟像浮雲流水一般。再沒有挽回的法子。只得有些感歎了。○聽說你的大老婆。情願自己讓開。替你尋一個小老婆。現在抱衾同睡的人。想必娶來了。但不知道小老婆的肚子裏。可能殺有小孩子麼。我心裏很記念的。

第七類 勸誡

復左字眉

閨春邂逅之遭。出諸望外。昨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此情殆有似之。時以館事相催。不獲暢敘。為恨。首夏復偕居停。晉首。而兄已發潞河之棹。重午歸來。展誦手翰。意氣懃懃懇懇。而述當前之境。遇溯疇昔之餘歡。益令人感懷無已。吾兄多文積學。久擬為木天粉署中人。牛後之依。固不如難口之為得也。若論近時館况。比比皆然。一片青氈。可久則久。惟足下審時而善處之。弟奔走有年矣。家慈垂暮。日切倚閭。乃以季子囊空。欲歸不得。當時豪興。多於冗場愁境。日漸消磨。寄呈近作四首。應亦訝其頽唐耳。

一 邂逅不期見而見也。○詩疑夢二句。本唐潞河即白河。在重午。即五月。木天即翰林院也。○唐代內閣。稱秘書。署即衙門也。○經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人司空曙詩。直隸省境內。○端陽日也。○書閣房屋高大。故稱木天。見唐六典。○漢代尚書署中。以胡粉塗壁。故稱粉壁。見漢官儀。○韓玉曰。甯為雞口。毋為牛後。見戰國策。○白。青氈。吾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去。見世說。○賈之母曰。汝暮出而歸。則吾倚閭。○季子。即蘇秦之字。○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而望。詳見戰國策。○不行。黃金百斤。盡棄秦而歸。詳見戰國策。

春天閨月的時候。忽然會見你。是意中想不到的。從前司空曙有兩句詩道。忽然見面。倒反疑是做夢。大家傷心。各人須問年紀。這個情景。我和你正是相像了。時常為了衙門裏的事情。催促得很。所以不能暢暢敘心事。心裏覺得發起恨來。○我在四月裏。又跟小東家到省城裏去。在這時候。你已開船到潞河地方去了。等到五月初那一天。我從省城裏回來。接到你的來信。那信上的話語。實在懇懇懇懇。沒

有一句浮言。而且說當日的情形。叙從前的歡樂。越發使我感慨得很。沒有窮盡的時候了。你的文才很多。學問又有根柢。久想你是翰院裏和那尚書署裏的人在牛後。靠住別人。不如在雞口獨當一面。格外好些。○如果講到現在就館的情形。大概都是一樣。鋪一塊毯毯的館地。如果可以長久在這裏。你就長久在這裏。只要在你酌量時勢。好好的處置。那就算了。○在我來跑來西跑去。到如今已有多年。母親年紀已老。天天望我回家。那知道手裏沒有銀錢。好比蘇秦的空袋一般。所以不能數回去。從前豪爽的興致。都被那很煩勞的事情。和那很憂愁的境界。一天一天的消磨去了。寄上近時所做的四首詩。請你看。應該講我沒有豪氣呢。

勸衛秋漪戒嫖

重門間阻。尺素鮮通。頃知駕就安平。從此拔幟而上。即可自樹旗鼓。烟花逐隊。切宜慎之。蓋幕次不同。寓次出入。跬步有碍。關防。况燈炮酒盡之餘。一覺揚州。思之亦甚無味耳。伯母寄到寒衣。藉便附去。遊子身上。慈母手中。當時時念及也。

(一) 安平。即今直隸。 (二) 幟。即旗也。 (三) 韓信攻趙。選輕騎二千人。各持赤幟。戒曰。見趙空壁。 (四) 跬。即一步有三尺也。步。即舉兩足有六尺也。 (五) 禮記。故君子跬步而不忘孝也。 (六) 州。即追

海前時之意。 (七) 杜牧詩。十年一。 (八) 遊子身上。謂寒衣也。 (九) 孟郊詩。 (十) 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十一) 慈母手中。綰遊子身上衣。

地方隔得很遠。音信所以少通。現在知道你得了安平縣的館地。從此拔去舊地方的旗幟。天得意起來。那就可以獨立場面。至於坡院子裏。必須自己謹慎。因為在衙門裏做事。友不比在自己家裏一般。凡是進進出出。那幾步路。對於自己的名譽。很有密切關係。况且燈已殘了。酒已盡了。到那時睡醒轉來。好比唐朝的杜牧。做了十年揚州的春夢。想到這裏。也就沒有趣味了。○你的母親。已有寒衣寄來。如今遇到使人。所以寄來給你。你須知道。遊子身上的衣裳。都是慈母手裏的針線。你應當想着母親。那就好了。

勸陳篔簹亭勿出門

以局外而參局中之事。自知不中肯綮。足下俯納芻蕘。竟止西行。或亦愚人一得也。緩急時有耳。所須又無多金。返館後。措應勿念。

〔註〕肯綮即身中筋骨結處也。○莊子。負。單也。芟。斬也。納芻。充。謀。言。他人。從。我。三。緩。急。指。通。枝。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軀。乎。二。之。言。也。○詩。經。允。民。有。言。詢。於。芻。蕘。三。財。而。言。也。

我是局外的人。干預你家裡的事情。在我也知道沒有用處。但是。你竟聽我的話語。居然不向西面走去。這就是我很愚笨的人。或能發有一得的好處呢。至於錢財的或緩或急。在個人時常有的。況且。你向我借的錢數目也是很少。且等我回到衙門裏以後。想了法子出來。就寄給你。在你不要記念。

戒友勿欺人

弟於阿堵物。素不重視。然吾人相交以義。相與以信。今魚已就烹。尚作校人之語。僑雖不敏。豈敢賀賀耶。

敢賀賀耶

〔註〕阿堵物。即錢也。○王。行。晉。人。口。未。嘗。言。錢。其。妻。鄭。氏。性。貪。鄙。侯。王。校。人。主。池。沼。之。小。吏。○孟。子。昔。者。有。饋。生。魚。三。僑。即。鄭。子。產。行。睡。時。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起。曰。卻。此。阿。堵。物。見。晉。書。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三。之。名。鄭。大。夫。

我對於銀錢這件事情。向來不大有重視。但是。我和別人做朋友。結交。要有義氣。往來。要有誠信。纔是我的本心。如今。倒反欺騙朋友。好比子產有一個魚。已被校人吃去。在校人。還要去騙子產。一般。在我。雖則不是聰明的人。莫非。可以糊塗塗塗麼。

勸陳誠新緩歸

九峯信至。道足下有意南旋。何計之左也。弟亦駕遊冀北。七載於茲。曰歸曰歸。情固宜爾。第硯田久旱。甫幸有秋。一年之耕。諒無多獲。除卻歸程膏秣。所餘能有幾何。恐覓家園之樂。反貽困守之虞。不如再積錙銖。稍豐囊篋。然後扁舟歸里。拾紫蟹而剝青菱。未為晚也。恃愛直陳。伏惟垂諒。弟為捐事所累。敝廬業已轉售。魚轍本枯。雀巢又失。窘况可想而知矣。

〔註〕硯田。喻辦筆。有秋。謂收稿也。○書。經。若。膏。謂。以。油。塗。車。輪。也。林。馬。較。也。四。錙。銖。即。錢。也。○十。累。為。一。魚。轍。喻。境。遇。之。困。窮。也。○莊。馬。呼。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六。鶴。巢。喻。失。其。位。也。○詩。經。升。斗。之。水。而。活。我。哉。詳。見。莊。子。六。惟。鶴。有。巢。惟。鳩。居。之。

馬。呼。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六。鶴。巢。喻。失。其。位。也。○詩。經。升。斗。之。水。而。活。我。哉。詳。見。莊。子。六。惟。鶴。有。巢。惟。鳩。居。之。

接到九峯的來信說你立意回南邊去。為什麼計謀這樣錯誤呢。我在北京地方。到如今已有七年。時常說回去回去。在情理上應該這樣。但是在你許久沒有位置。好比硯田乾燥得很。現在纔得到一個館地。只辦了一年事情。想來也沒有很多的薪水。除去回家坐車馬的費用。還有幾個錢多下來。○我恐怕你住在京裏。專那空閒的樂趣。倒反有坐守的憂愁。還不如在外路多做幾年幕友。多積個銅錢。那些袋裏箱裏。給他豐滿些。然後坐了小船回去。吃紫的河蟹。剝刺青的老菱。算來也不遊呢。○我和你是至好朋友。所以切直告訴你。望你原諒我纔好。我因為捐官的事情。被他拖累。房子已經賣去。好比河魚。燥在車轍上面。鵝鴨反被鳩鳥佔去。從中窘迫的情景。可想而知了。

與龔未齋

客冬抱贖而來。既費錦心。並飲珍饈。別後馬首東指。承歡匝月。即又束裝。正擬探訪遊迹。適秦含章有札致弟。道足下依紅仍舊。高山流水。入耳同傾。既非彈之不調。何必吟之遽去耶。津鹽帶水。驛使時逢。折柳贈梅。勿虛所望。

錦心。尊稱他人之心。如錦繡也。○匝月。即一依紅。見第一類復陳。高山流水。謂遇知音也。○俞伯牙。周時人。善鼓琴。惟鍾子期能知之。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如在高山。伯牙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津。即今直隸天津縣。鹽。驛使。即騎馬遞信之人。○折柳。謂送行也。○戎昱詩。楊柳。隴梅。喻書信也。○陸凱與

子若在流水。詳見荀子。○今直隸鹽山縣。也。○參見下文八條注。含煙。滿岸春。年年折柳贈行人。○范曄友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並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

去年冬天。我帶了一封信到你那邊來。既費你如錦的心思。又給我很好的酒菜。自從分別以後。我就到山東地方。在母親那邊住了一個月。隨即收束行裝。出遠門去。○正想打聽你所住的地方。却好秦含章有信寄給我。說你仍舊在原地。方做幕友。東家和你好得很好。比高山流水。居然得到知音的人。既不是不知己的朋友。為什麼再去尋別的館地呢。○天津和鹽山地方。只隔得一條水路。寄信的人。時常有得遇到。或是折柳枝來送我。或是寄梅花來給我。請你常常寫信寄來。不要負我的所望纔好。

復陳笠山

別來事多拂逆。意興蕭騷。春間兩奉書而未即答。良由於此。頃又從秋漪處寄到芳訊。以千里